

天 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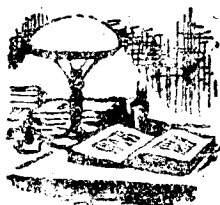
鮑·伊鳩姆斯基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天 职

伊鳩姆斯基著
苗 根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写苏維埃教师劳动的中篇小說。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人献身教育事業三十多年的校長沃林，当过战士的誠实、質朴的历史教师柯列姆列夫，經驗丰富的女教师包考娃，年青的女文学教师露吉娜等。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写出苏維埃先进教师的优秀品質，孜孜不倦的劳动；教师集体对个别落后教师的影响。另外在这本書中还描写到不同年齡、不同性格、勤勉和懶惰的一些学生，也描写了家長以及他們对学校的态度。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指出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劳动看成天职的人們所体驗到的乐趣和愉快，对于青年教师、家長和师范学校的学生讀来都是有益处的。

БОРИС ИЗЮМСКИЙ
ПРИЗВА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2

天 职

[苏联]伊姆姆斯基著
苗 根譯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長安街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26 • 印張12 3/13 頁碼6 • 字數324,000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0,001—32,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37 定价: (6)1.10元

主要人物表

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沃林——校長

雅闊夫·雅闊夫列維奇——教導主任

席道爾·席道洛維奇·薩維洛夫——總務主任

佛瑪·尼奇基奇——守門人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柯列姆列夫——歷史教師

安娜·瓦西里葉芙娜·露吉娜——文學女教師

瓦吉木·尼古拉耶維奇·考爾蘇諾夫——化學教師

謝拉費瑪·米哈依洛芙娜·包考娃——地理女教師

卡皮托林娜·伊格娜琪葉芙娜——法國女教師

格列波·斯傑波奧維奇·巴格洛夫——化學教師

包里斯·巴拉少夫——九年級學生

維克多·道爾格波洛夫——九年級學生

謝瑪·揚諾維奇——九年級學生

考斯佳·拉木克夫——九年級學生，學生會主席

阿列沙·波勞寧——七年級乙班學生

伊高瑞·阿伐納西耶夫——七年級乙班學生

李昂尼得·巴格德爾柯夫——十年級學生，共青團書記

托良·波拉特尼克夫——四年級甲班學生

斯杰潘·阿伐納西耶維奇·波勞寧——工程師，阿列沙的父親

李昂尼得·米哈依洛維奇·阿伐納西耶夫——調度員，伊高瑞的父親

德米特瑞·伊萬諾維奇·巴拉少夫——醫生，包里斯·巴拉少夫的父親

第一章

夜裏下過一場雨，潮濕的地面發出秋天的濕氣。

太陽光把薄霧驅向樹林。全城瀰漫着嫋嫋而顯明的輕煙。一團團輕盈的霧氣從樹枝間繚繞升起，聚攏在窪地，向遠處飄去了。

九月裏，一個令人愉快的早晨，兒童們順着城市和鄉村千百條的街道，到學校去。樹葉的沙沙聲、鳥雀的歡噪鳴叫，跟青年們宏亮的嗓音，融成一首祖國清晨之歌。

就在這樣一個秋季開學的日子，第十八男子中學校長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沃林，由總務主任伴隨着作通常的視察。

年近六十的沃林，中等身材，矮胖，黝黑的面孔上留着白鬍子，看來他很健康。雪白的鬍子並未使他顯得蒼老，恰恰相反，更襯托出他那豐碩、鮮明、年輕人般的嘴唇。

他的衣着：帆布褲子，白皮鞋，帆布對襟短外衣，外衣裏露出褐色絲領帶，更給人以朝氣勃勃、動作矯健的印象，根本不像老年人。

包里斯·彼得羅維奇仔細查看着走廊的護牆板——有沒有傷痕。用手摸摸花葉——有沒有灰塵。

自稱為“總務副校長”的總務主任薩維洛夫，老練穩重，面頰上帶着深深的皺紋；他盡力使包里斯·彼得羅維奇在那塊雙層黑板跟前多停留一會兒。

這黑板是薩維洛夫覺得特別自豪的東西，他認為是他總務才能的傑作。黑板可以上下自由移動，上面繪有許多紅線。薩維洛

夫不禁得意地順手推上一塊，這時他臉上很清楚地現出一種表情：“您知道，在這上頭，我花了多少心血？可是，您瞧，多漂亮！”

在剛剛修繕過的學校裏，還有鉋花、油漆以及微微可嗅到的剛擦過地板的一種松脂的混合氣味。在新學年開始的幾天，這種氣味還沒有消失掉。

“粉筆濕呀。”校長指摘道。薩維洛夫立刻一本正經地記在自己的本子上。

“荷葉形的電燈罩還沒有安好哇。”當他們走進歷史教室時，沃林責備地盯着總務主任，不滿地說。

“今天下午四點整準作好。”薩維洛夫回答道，精神抖擻地又在本子上記了點什麼。

“席道爾·席道洛維奇，稍不留神，就要吃虧呀。”校長略微溫和地說。薩維洛夫贊同地點點頭。

說句公道話，薩維洛夫是沃林不可缺少的人。以前薩維洛夫在軍隊作連裏的司務長，復員後，立刻在學校裏“扎了根”。他具有辦事務工作的精明眼光，無窮盡的精力。他不但能正確地完成任務，而且有職業的榮譽感和不滿足於現有成績的上进心。這驅使他經常參觀其他學校，看看“人家有什麼”，竭盡全力使“我們的學校更好”。他常常得意地稱學校為“精密的生產”，並且不願意拿任何別的工作來交換。

校長視察完畢，給了薩維洛夫幾項指示，就准許學校的守門人佛瑪·尼奇基奇把兒童們放進來。

矮小、年老的佛瑪·尼奇基奇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毫未喪失目力。他走近正門，門鈎嚙地響了一下，迎接客人似地打開了門。

孩子們早已羣集在牆邊。有個學生聲音宏亮，口齒流利地說：

“昨天我去看踢足球，心裏想：‘趕快，聽我的話，‘海燕隊’，踢進一個球去！’剛剛這樣一想，‘海燕隊’的左鋒，就——就帶球呀，就帶球呀，砰的一聲——踢進去了！”

一見佛瑪·尼奇基奇，兒童們就愉快地向他問好

“您好，佛瑪·尼奇基奇！”

“佛瑪·尼奇基奇，您好！”

“真像羣小烏鴉。”老头愛憐地想。回答着他們，閃在一旁，讓兒童們進去。

上第三堂課了，有人敲校長室的門。

“進來！”沃林道。

進來了一位三十歲左右、細高個兒的男子。他穿着質料很好的呢子軍裝上衣，繫着寬皮帶，藍馬褲塞到潔淨的皮靴筒裏。他站得挺直，但不緊張。從他那高腦門上淡色而微鬆的頭髮堆裏，突出了幾個“角”。他輕快地向桌前走近幾步，聲音不大地說：

“報告！”

“新來的歷史教師，”包里斯·彼得羅維奇猜想着，用手指着圈椅，說道：

“請坐！”

“我是被派來教歷史的，”進來的人說道。他信任地微笑着，把證件遞給包里斯·彼得羅維奇。他這善良的微笑，好像抹去了他那不大的嘴角上象徵着毅力的皺紋。

沃林欠起身來，跟歷史教師握握手，然後點頭請他坐下。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市教育局已經給我來過電話，說到您。”

“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我是自己請求到您學校來的。”

他倆笑起來。都覺得很滿意，無需別人介紹，彼此就能像老朋友似地呼出對方的名字和父稱。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柯列姆列夫發覺“自己的校長”有着一双足智多謀的眼睛，津津有味的談吐。第一次見面就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在市教育局打听了沃林之後，馬上決定到這學校來；因為這個學校位於工廠區，又以教師的團結和集体的創造性而著稱。

“您在那裏，不會發現什麼了不起的事。”臨別前市教育局的視導員對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校長，我可以說，也是普通人。教師們團結友愛，不聲不响，有條不紊。他們的力量，就在於日常的埋頭苦幹。”

柯列姆列夫因服軍役，離開學校已經五年。他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學校，考驗一下自己，看看現在還配不配作個教育者或教師。

柯列姆列夫是志願參軍的。從戰士升到上尉，最後作了步兵營指揮員。曾兩次負傷，重新又回到隊伍裏。戰爭期間，那種渴望回到心愛工作崗位的願望折磨得他還並不太厲害。真的，刺痛着他的心的是當他看到：敵人縱火焚毀學校、扔在雪堆裏的地球儀、或是在結了冰的教室裏的黑板上，兒童們的筆跡稚弱的題詞：“我們還要回來！”但那時正在戰鬥、行軍、執行着神聖的職責，對侵略者懷着強烈的憎恨。

偉大衛國戰爭剛一結束，教師們首先復員，而柯列姆列夫却被留在軍隊裏。他開始熱情地夢想着學校。一想起學校，就使他心神不安。這樣過了一年，他終於得到批准，回到兒童們跟前來。

校長翻閱他那証件的當兒，柯列姆列夫悄悄地怀着好奇心瞧着自己的新首長。體格粗壯、肩膀寬而微斜的沃林牢實地坐在圈椅裏。歷史教師很喜欢他那沉着而穩健的舉止。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怕校長覺察出他審視的目光，開始眺望窗外。

從這二層樓上可以看到：滑動的電車弓子、黃綠色的樹梢、樹後邊分佈着工人的住宅、宿舍、工廠的鐵道支綫、樹木叢中的樓房、冒着煙的磚煙囪。工廠廠房的窗玻璃，在陽光下反射出刺眼的閃亮。遠遠看來，彷彿一片水銀流注而下。

“今後我們要合作，”校長把文件放在一旁，親切地說。“您要接替一位女教師的工作，”他以辦公事的態度繼續說，“她原是九年級的班主任。由於她丈夫——一位工程師接到新的任務，她不得不離開這裏。現在九年級的班主任，將要您來接任了。關於班上的事，我不打算談，您自己去看吧。我們學校的教師們是友愛的，互相關懷的，即使有時……”他沒說完這句話。“其實，您自己就會看到。”

他們商量好了授課的班級和鐘點。

有人敲門。進來個二十二三歲、穿着深藍色長袖外衣的姑娘。她帶着很傷心的樣子。灰藍色的大眼睛，橢圓的臉形，淡抹的嘴唇微微顫動着，使她好像自認為是個人間最不幸的、受了委屈的姑娘。她那稀疏的淺眉毛，看來極力想皺攏在鼻樑上，但彼此又湊不到一起。

沃林一見安娜·瓦西里葉芙娜，非常驚訝，她今天沒課，來作什麼呢？校長期待地望着女教師。

安娜·瓦西里葉芙娜邁着碎步，走近校長的辦公桌。由於沉溺在個人的某種心情中，她毫不理會旁邊的陌生人，以絕望而斷

然的声調說道：

“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我不能再教九年級了！我教不了，我也不教了！”說完，就頹然坐到椅子上。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只能看到她那向前屈着的肩膀和緋紅的小耳朵。“活像个遭大雨淋过的小麻雀！”他想着，不覺笑了，他以为比拟得太富有詩意了。但当她又把头抬起來時，这比拟对年輕女教師就不够恰当了。現在她双唇緊閉，目光裏充滿了不能和解的神情。她气憤得断断續續地說：

“您知道，昨天他竟敢……这个巴拉少夫竟敢……”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以目示意，指着門，請求校長准許他離開。

沃林攤開手，好像道歉似地說这意外的情况影响了他們的談話。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踮着脚尖，竭力悄悄地走到門口，以微笑的眼睛望了一下沃林，彷彿同情地說：“什麼事都会出的，在所难免呀！”他向走廊走去。

第二章

去年夏天，当露吉娜穿着花外衣，辮子在头上盤成花圈，來到校長室，羞答答地說她是被派來教文學課的時候，包里斯·彼得羅維奇不禁擔心地想：“啊，你，自己还是個小姑娘哩！你呀，冬天看見街上有條冰道，一定就会滑過去的。”

他們談起以後的工作。

“露吉娜同志，頭一年我們給您個不大的任務。此外，您必須擔任六年級乙班的班主任。真的，這對您是件很複雜的工作。老實說，這不算輕鬆了。但我們要幫助您：別拘束，請跟我，跟謝拉費瑪·米哈依洛芙娜·包考娃——她是位有經驗的女教師，跟教導主任雅闊夫·雅闊夫列維奇隨時商量商量。”

談完主要的事情，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本想委婉地、“半真半假”地告訴露吉娜說，來學校，最好不必在外衣上用別針別朵鮮艷的絲絨花；但他沒找到合適的話，又怕新教師難為情，甚至見怪。後來這話就失去必要性了，女教師自己察覺出，在學校應該穿戴得簡單而樸素。

“那麼，祝您成功！”他對露吉娜鼓舞地笑了笑。

“謝謝，我要努力。”她用學生的腔調回答道。說完，她就起身告辭，從辦公室走出去。

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望着她的背影，熱情地想：“真像我的瓦柳什卡❶……”

露吉娜準備頭一堂課，就像準備一場決勝負的戰鬥似的。找

了一些圖表材料，擬定了最詳盡的教案——包括提問和註釋，以及說什麼和作什麼。上面甚至寫着：“在教室要不慌不忙地邁步。”

夜裏，惡夢折磨着她。忽而覺得她走進了教室，把大綱却忘在家裏了；忽而好像講完了課，但是离打鈴還有二十分鐘光景。並且她不知道用什麼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在初學寫作的人和剛教書的教師的工作之間，有很多相似處：擔心遺漏什麼，生怕有所曲解的地方，因而語言不夠精鍊；不會選擇必要的細節，似乎一切都重要；心中胆怯，只想遵循既定的標準，教條式地摹擬範例。

新教師往往喜欢上过分誇張、熱情洋溢、只有表面效果的“火熱的課”。兒童們對這樣的課會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貫注；教師課後也會在教員室激動地說：“這堂課上得好極了！”但第二天一提問，就憤慨地給學生打个二分，而自己也摸不着頭腦了：怎麼他們什麼也記不住？他不會立刻就得出這個簡單的結論，問題並不在於任何引人入勝的話語，而在於有步驟地啓發學生的積極思維活動——從探求到掌握。

六年級乙班的学生不歡迎露吉娜。“她自己還是個小姑娘哩！”有的同學輕蔑地竊竊私語。在安娜·瓦西里葉芙娜以前，教這班的是一位因教學工作而榮獲列寧勳章的老教師。但露吉娜頑強地決心要成為勝利者。

她在學校實習的時候，旁邊站着那末多拿“救生圈”的監護人，以致很難斷定是不是自己獨力游上岸的？自然，在實習中她學會了很多東西，但當着有經驗的教師、教學法專家和同志們的面前教課，似乎不太自然。多半是為了講給他們听，而不像講給

學生听；露吉娜那時總覺得她这个女教師是有名無实的。可是如今要完全独立授課了。

从上課的头幾分鐘起，她的一舉一動就好像教了足有十年書似的。雖然內心惶惑不安，提心吊胆，望着教室日誌，却找不到該記缺席的那一欄，但外表上她顯得還鎮靜，並且嚴厲得令人難以接近。人們甚至覺得，她彷彿在找人“吵架”，找不到時反而很驚訝。听同志們說，學生有“考”新教師的風气，露吉娜就懷疑到真有人在“考”她。因此，她出其不意地襲擊了六年級一個毫未犯過的学生。他举起手，天真地問：“把課本包上書皮嗎？”

“在您这年紀，應該已經能独立解决這個問題！”她一字一字地回答。

學生窘住了。

老師明白自己錯了，就厲聲解釋道：

“自然，要包上！”

那時，有兩個坐在第二排課桌的学生偷偷耳語，露吉娜站在他們旁边，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声：

“淘气的孩子，別說話！”

她忽然又想起教育学上的指示，不应当对学生这样講話，但她倔强地重複道：

“懂得嗎？別說話！”

为了立刻引起全班同学的兴趣，女教師講述了教学大綱裏最有趣味的一段，挑选了最精彩的“場面”。虽然浪費了二十來分鐘，这損失却得到了報酬：兒童們出神地听着，竟使她想無止境地講下去。走出教室，露吉娜听到一个学生狂喜地对另一个說：

“文学是最有趣的功課呀！”

这个評論，對於她，比在國家考試時得五分还寶貴。她想：

从未有一个考试人会像学生那样嚴格地詰問她。

“安娜·瓦西里葉芙娜，我弄到了一本關於卓婭·柯斯莫捷米揚斯卡婭的書。”一个学生走到她跟前說。

露吉娜沒立刻明白这是向她請教；反而愣住了。

突然，她感到她成了女教師。不是安尼婭，不是安奴達，而是女教師安娜·瓦西里葉芙娜！

一天，在複習課堂上，灯熄了。她一時束手無策。这种場合教師必須馬上採取措施，而一個教師的才能也就在这一臨時的任務上最顯明地表現了出來。

在黑暗裏，全班高兴地呼嘯一声，立刻騷動起來。

安娜·瓦西里葉芙娜內心很緊張——人們在危急時分總是要这样集中自己的意志力的。她鎮靜地說道：

“趁沒灯，我給你們講講咱們的莫斯科……”

在这种人人警覺的肅靜中講話，不知話怎麼樣到達那裏，感覺不到对方的那种親切的、必要的、通常的內心反应，確乎有點可怕。

“你瞧，我跟你們走近紅場……在列寧墓背後現出了克里姆林宮……我們的心愉快地跳動起來……”

露吉娜，終於听到兒童們屏息的喘气；这一刹那間，她彷彿看見了兒童們在黑暗中睜得大大的眼睛。

“我們走進克里姆林宮……”

突然，灯亮了。大家都睜着眼，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好像彼此初見面，頑皮而滿意地望着女教師。於是她从兒童們馬上變得很親近的眼睛裏看出來：“您滿意我們嗎？您瞧，我們能成為这样的人！”不知是誰，用脆弱的声音請求道：

“請接着講下去吧……”

大体上一切还算順利。不久以前，露吉娜被任爲少先隊總輔導員。虽然她对少先隊的工作很生疏，也沒害怕。这个工作也像学校中的所有工作一样，使她心神貫注。現在只是跟九年級有時搞不好。

这也許由於師生間的年歲相差無幾，也許由於她从剛一開始上課，态度就有些急躁，使那些自認爲已經成年的学生忍受不了。不管爲什麼，安娜·瓦西里葉芙娜的來到校長辦公室，的確使包里斯·彼得羅維奇感到不安。

安娜·瓦西里葉芙娜从教育学的課本和大学的講課裏，認識到教師不該对学生抱成見，也不該对学生表現出偏愛或反感。

可是，在她今年教的九年級裏，从头一天起就对学生包里斯·巴拉少夫从心裏感到討厭，露吉娜又有什麼办法呢？

巴拉少夫嘲笑地望着女教師。他的态度、目光都是自以为是的，所以女教師从他外表上的規規矩矩，怀疑他內心蘊藏着傲慢与藐視。連包里斯走路的姿勢都惹安娜·瓦西里葉芙娜生气：他走起路來，目光直射，盛氣凌人。好像在众目睽睽之下，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那些好出風头的運動員，在長途賽跑或跳高跳遠得勝之後，換上了便服，出現在大體育場的观众面前，就是这种走法。

使安娜·瓦西里葉芙娜精神激動，引起她去找校長的事兒，是在課堂上發生的。

九年級全体同学都在練習本上寫提綱，只有巴拉少夫不急著拿本子，反而一个勁地梳头。起初安娜·瓦西里葉芙娜責備地瞪了他一下，但絲毫無效。於是她放下工作，嚴厲地說：

“現在不是梳頭的時候……”

巴拉少夫朝她輕蔑地瞥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藏起梳子，並且以全班都听得見的聲調帶答不理地說道：

“我已經不需要託兒所保姆的說教。”

安娜·瓦西里葉芙娜像挨了一拳似地倒退了一步。她氣得直喘氣。

一片緊張的肅靜籠罩着全班。

女教師既看不見同學們對巴拉少夫斥責的目光，也沒注意到坐在頭排課桌的謝瑪·楊諾維奇懇求的眼睛。謝瑪的眼睛好像請求說：“別生氣，安娜·瓦西里葉芙娜，巴拉少夫就是這樣……他說話前是不加考慮的。別生氣！”她似乎覺得過了很久，然而總共才幾秒鐘。把這個無賴趕出教室？自己離開？露吉娜感到有個疙瘩往喉嚨上滾，她要嚎陶大哭，或者跟這個侮慢人的傢伙大吵一頓。她費勁地張開了一下子乾枯了的嘴唇，說道：

“厚顏無恥決不是智慧的表現。您……這是在侮辱學校。”說完就繼續講課。

如果她是位老練的心理學家，並能看出班上發生的變化，那麼她就會明白自己已經是個勝利者了。她的沉着冷靜已被公認為她的優秀品質；而大家義憤填膺的目光都集中在巴拉少夫的身上。他的隣座，考斯佳·拉木克夫，甚至喃喃地罵他：“你真是個畜生！……”

但是，安娜·瓦西里葉芙娜既沒看到，也沒聽到這些。她所具有的力量僅够把課講完。鈴剛一響，她就飛快地朝走廊走去。

那天，她沒有別班的課，露吉娜對誰也沒說一句話，就走出學校，在一些生疏的小巷裏徘徊。

在大學讀書時，露吉娜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想像裏描繪將來